

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

卷十九

自敘

此苦口也自乙酉九月至明年五月約三十餘上淪  
廢過半僅存十五在當日以爲空言在此日以爲讐  
語不知千載後當作一古話否口舌應亦有運在處  
□□□□而胡爲乎非時之鳴前此更有血書五六  
百字以檄江上諸公蓋不中聽爲魯監國攜海汨去  
田氏橫可式臨之

敬脩堂釣業

第一篇

臣惟艱難者所以啟聖憂危者所以致治昊天不弔  
降此鞠訟九廟諸陵慘於風雨凡爲高皇帝之子孫  
臣庶誰不奔走悲號願從地下古無成旅尙欲孤創  
奮興復光絕業况今天下保有十三追悼舊德者所  
在而起錢江一帶義旗高舉屹不可動主上以神明  
之貽天日之表謙恭慈惠播遷之餘俯從推戴監國  
以來善政日出彬彬郁郁漢官威儀從此日大旣以

留未去之人心因之鼓方張之戰氣夫此千百爲羣  
竿木睨口至於肝腦塗地日試鋒鏑而不退避者此  
其人皆吾二祖列宗所式靈初無所求於主上亦非  
要結以爲勸也而主上幸而得此則所以剔遠不道  
昭我初服者豈有他求哉臣惟古之中興有二迹勢  
旣分取效遲速不倫奮業者必審吾所處何等而經  
綸出而功德歸不然者指向疑闇所務非所急拘澄  
平之具徒貽累歲月勿尙也當夫規模式張德澤未  
艾猝然內變而外患乘之主術不光神器失守幸老

成未謝宿將猶存宗室之賢者奮起嗣服次第誅芟  
罪人斯服宛然故物炳炳麟麟蓋功在整頓收拾之  
間非有所大創爲也若夫故事所沿積有害累怙平  
貪飽畏見兵革天下大勢痿痺不可舉兼以奢淫日  
長物力愈訕病在風俗禍生氣運崩解之見不以時  
日完者在敵我無所恃但以祖宗之身義不可已高  
深不足以爲險士馬不足以爲鬪芻糗不足以爲備  
子然振拔欲以挽救帝命噓留人心式我九有復見  
太平豈不難之又難蓋英武與開創等而破除體例

尤貴神斷更未易言也開創之主義不返顧天之與否未敢必而無不迅起疾赴身冒矢石備嘗荼苦與其同事故有布衣昆弟之心略去形迹不修文飾而太阿在手賞罰斷斷不蓋不乘財物婦女皆所不取作法龐古事事近質甯不識字不嫻禮而尙功播德收人心以基天命所爲旦暮不能去諸懷者中興之主固不難仗此英武以比於初造而臣民之心執膠虛體緣依故例牢不可拔夫衣冠講讀高居深拱豈不威神而內外虛冒爲功乞請自便養恬長傲美聽

悅觀猶之先代是所以失之者乃不復更改欲復藉  
是得之亘古以來未之有也主上勿以此座易與夫  
開創不成一身之故耳中興不成二百七十九年之  
神靈所鑒視臣一念及皮骨爲驚用不敢隨眾過爲  
阿歡進此痛哭惟俯察而進擇之

## 第二篇

日者進取浙西有命所云攻其所不備亦攻其所必  
救萬全之策也浙西士民且持空拳行助一搏迺奉  
旨著總兵張名振以舟師向尖山二十日於茲矣奉

傳著科臣祁熊佳監名振兵速渡又十日於茲矣天下事爭緩急而難易因之爭難易而存亡係之在此日也前無有知海甯事者十日之內輒印綬補缺失事機者一矣前海甯額糧九萬有奇吾可就食十日之內印綬者刻期徵取失事機者二矣前果疾渡可先守而後戰十日之內彼已入據而我徒恃戰處勞失事機者三矣前下邑或有未雍髮者偵探機情便十日之內已盡雍辦失事機者四矣前浙西遁匿官兵曾戰口習口易口故死不就口可呼入伍十日之

內無所遁逃失事機者五矣所謂愈緩則愈難而危亡立至口乃陽當堅而暗分兵東下天下事尙忍言哉而名振反盡撤所部兵還甯波勢必有他向且有作奸百呼有不應矣不如于各路新至之師選鋒五千旦晚卽發尙可有爲郡邑雖陷沒而人心未去刻望王師則一便浙西奮義者尙出沒湖泖之間專待策應則一便嘉湖所屬具少眞口寔寡備以中國戰中國不必讐其名則一便豪傑之士髮去而心死國一呼編戶可起則一便日來諸兵雲集乘此

勝勢不令坐鈍所向自力則一便兵多勢必難保久且散不如速進因糧於所陷之地則一便今擁戰卒者未悉浙西地理畏不前浙西五郡知兵之士走越中者不下數百人咸願荷戟前導則一便夫雖多失事機而尙有此七便則非嘗試之說矣驟得一邑次第疾下武林不戰自解不然杭口分心廣爲備吾不得志然則得志者在江上之戰矣蓋西征之著勝敗皆有益也若復忽忽五日之內不見進兵則可危者萬萬必有臣家旣已陷入僅此句踐故區稍留清醒

而君子不競至於一跌主上爲大明之身不止魯國  
分封故事而已祈卽日勅行

第三篇

臣之前疏謂勢斷難姑待懇另以兵行誓不欲借題  
得官也而輒荷特顧命以監軍之銜念自少年飢寒  
長而辛苦教授生徒積勞所致每患胃病不任驅策  
然不敢以疾辭也臣辭則誰敢以一矢加浙西城下  
者而又未蒙另調何兵臣乃自詣鄭定口借兵一千  
行且襲渡第恐事機間於毫髮而督遣不一奏報遼

闕必誤日期乞假臣便宜行事得盡專制浙諸軍至  
設間行探已發數十人往其賞犒鼓舞之貲苦無所  
辦念臣遁越時不忍明言傷老母之意但提一囊貯  
生平著述他無一錢而欲以空言賞人誰樂爲用伏  
懇主上俯念用兵以來唯此爲下手第一著立取內  
帑五百金賜臣任臣給發與印勅並下以便應期遄  
征國家從來誤於緩急二字著著妙算著著錯過臣  
欲力除此病先從此局始幸與呵護力行之

第四篇

前廿一日所遣偵子李志祥等已往彼中安置內應  
具報各縣情形如狀臣家有馬口來亦來收充邊外  
之產百人至老母驚投水幸負絮不沈臣念父棺未  
葬家屬咸在族閭聚處墳墓相接或恐此未渡江彼  
先屠伐幸改臣姓從母氏氏沈稍示疑惑又前疏所  
懇給與生員宋恪等官銜未荷慨與夫優以虛名而  
使深入危地猶之勸人死而曰贈以美官此尙矜惜  
而欲令其枵腹以從事也卽周公孔子難之而况今  
之人乎今不敢望五百也卽以三百譬如令臣親偵

○行渡海亦必與以道里費數金主上不能使臣猶  
臣之不能使健士也伏惟裁照

第五篇

臣得一人可與共爲攻得一人可與共爲守臣恭候  
費給且待舟楫踰期未行夫攻間之著以爲迂則已  
以爲切則當出全副精神注之朝廷不甚加意而欲  
求閩外之功難矣江上所糜巨萬此數百金而難之  
臣卽智勇百倍古人安得以飢渴勸人審浙西近狀  
斷宜智取不可力得中書張賁孫奇才也臣素服其

經濟未獲謀晤頃口坐論儘多應變之能且弄槊如  
綫百射不能及也臣同籍董期生留心治亂積有年  
載倣古寓農法便鄉自爲勇試團練已驗也生員諸  
來聘淹該古義才算敏贍無所不可試艱繁有綏靖  
之功此三臣者臣左右手也請得與偕行賁孫叅帷  
幄期生練兵來聘理餉必有以不負臣舉幸勅下共  
西征之役更懇立督鎮臣孔思誠之師王朝先之師  
張鵬翼之師趙天祥之師次第至臣爲之先而諸軍  
爲後庶不至以臣嘗試以浙西嘗試以皇明二字嘗

試也事關大計不勝眷眷

第六篇

臣奉命監軍西征而前此奉命監軍西征者故不喜  
臣言西征事臣以朝廷所策遣大將皆不果行不得  
已刺血作書告江上守臣刑部郎中錢肅樂感臣意  
爲涕下願率義兵二千人來共事且招沈馮二義師  
已有成算而不喜臣言西征者揚言臣欲以兵遮取  
家屬過越東夫以兵所以危家屬也不以兵或可竊  
渡無失算至是者臣不與辨乃錢與沈馮竟以不喜